

知青曼陀罗第一部
ZHI QING MAN TUO LUO DI YI BU

布罗肯

幽灵^上

赵群/著

太阳西斜，投射到云霭之上的景象，
有时蔚为奇观，人们称这种光学幻影
为“布罗肯幽灵”……

西苑出版社

布罗肯



幽灵^上

赵群/著

太阳西斜，投射到云霞之上的景象，
有时蔚为奇观，人们称这种光学幻影
为“布罗肯幽灵”……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罗肯幽灵/赵群主编.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80210-011-4

I. 布…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7412 号

布罗肯幽灵 (上)

编 著 赵 群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143

电 话: 010-88624971

传 真: 010-8863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xycbs8@126.com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960mm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7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10-011-4

定 价 53.80 元 (上下册)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与赵群先生一起读书（代序）

结识赵群是在 1967 年春天，那时我们只有 15 岁，还是风华正茂的少年。当年我就读的一所军队干部子弟学校被江青强行关闭，被迫转学到什刹海岸边的北京十三中继续被“文革”中断的学业。赵群是我的新同学。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性格，并按自己的性格塑造自己的弟子。十三中的性格非常复杂，她的前身是辅仁大学附中，按说应该有几分贵族的底子，但辅仁大学收归国有并与北师大合并之后，附中独立，与前世渊源也就一刀两断了。到了“文革”前夕，北京的中等教育基本形成了按生源质量划分学校档次的格局，并把这种格局一直保持至今，形成了新社会制度下的等级教育传统。在这个等级排行表上，当时的十三中稳居二流甲等，比上望尘莫及，比下绝对绰绰有余。按照赵群给我的解释，这个“二流甲”，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分工，在培养的学生中，虽难出重臣名辅、鸿学巨儒，但百工群里的大牌、斯文阵中的班头还是有的做的，不敢说个个都是人尖子，但决无一个是冥顽不化的蠢材。

他的话后来得到了验证：经过两年多的“文革”造反胡闹，到 1968 年底，我们这一届毕业生集体去山西、陕西和云南插队落户前，全班同学个个履历清白、品行端方，只有一个家伙身陷图囿、





麻烦缠身，这个家伙就是我——一年前才转学来的插班生。

地位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是当时十五岁的少年赵群对我说的。他是我在新集体中的第一个朋友，风度翩翩，儒雅和善，相貌俊朗，加之打得一手好球，绝对是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人物。他告诫我要以此为据来认识新的环境和认识自己。他的话过于深奥，我云里雾里，懵懵懂懂。于是问他什么是命运。他的解释谶语般虚无缥缈，说“命运就是过程加结果”。我点头，说懂了，就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几十年过去了，当我们一身泥水一身血水地趟过了大半个人生，老同学重新聚首京城时，想起当年说过的话，不禁感慨系之，始信命运无欺。

换一个新的环境就如同进入一个新世界。新同学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每个人都是我的一个新世界，带我进入了极其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我跟着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派系角逐、秘密聚会和政治运动为我所用的技巧；学会了一连三天只啃生白菜、饿得头昏眼花但仍有板有眼地哼唱外国名曲的坦荡和乐观；也学会了抽烟、喝酒和打群架。与我原来的那些干部子弟同学不同的是，新同学在打群架时虽然也呼朋引类、招亲结伙，但更注重个人责任和道德义务。进则在前，退则留后，一人头破，大家全都流血。到了这年冬天，我和我的新同学以及他们的三教九流的朋友渐成一帮，四处招猫逗狗、惹是生非，以愚莽为勇气，借耍浑行仗义，成为前海、后海一带相当打眼的一股势力。

正当我玩得忘乎所以的时候，作为语文课代表的赵群把我拉入了另一个世界——世界文学的浩瀚大海。

如果说“文革”是一段黑箱重重、玄机百出的秘史，那么1967年秋冬之交北京图书馆的突然开放，绝对是其中最令人费解、





最为玄妙的一节。在大破“四旧”、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最严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北图主阅览室却悄悄地对社会公众开放了，而且这是一种完全彻底地、不加任何甄别的开放，所有馆藏图书，无论是封、资、修的黑货，还是男盗女娼、骄奢淫逸的黄货，凡是能在索引库中查到书号的，都能从书库中借出来，在阅览室不受打扰地静静阅读。有证据可以证明，索引库并未事先被清洗过。比如，我很顺利查找到并借出了同治版石印唱本《碴呀洞》，书中不仅有对女性隐秘部位细致入微的描绘，有男女间放肆、淫褻的相互挑逗，甚至还有多张男女交媾的春宫图。看得我心潮激荡，以至于作贼般紧张。

当时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说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某重要成员不忍见文化浩劫造成文学传承中断的恶果，私下里向毛泽东进言，并获毛暗许后而下令北图开馆的。此事与毛有关，这当不成疑问，逆潮流而动，别人也没有这么大的胆量；但首倡其事者则不是他，因为至今未发现他老人家为这事有过只言片语。那么，这个建言者和执行者究竟是谁呢？“文革”结束已近三十年，做出如此功德无量之事的人按说早就应该站出来了，但是没有，一直无影无踪，甚至北图神秘开馆这段历史都无人提说一句，这不是实在太蹊跷了吗？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一恶遮百善，或许，那个做善事者另有恶行多端，已被牢牢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可是，世事浑浊，真正能做一点儿善事的，不是只有恶人吗？

进北图读书，我是按照赵群开列的书单从低端向高端循序渐进阅读的。从宗教故事和神话传说开始，一直到最高端的叔本华、尼采，书单上列了一百多部典籍。最重头的部分是将近五十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这些书如果现在不读，恐怕你一生都不再有机会读了，赵群说。





书单上的第一本书是《惩恶扬善故事集》，书读完后，作者的名字我没有记住，但有一个疑问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袋里，至今挥之不去。除恶务尽，那么扬善呢，为什么扬善不能务尽呢？

我承认这是一个很傻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太傻，所以当时也把赵群问得张口结舌、莫衷一是。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回答也很傻。他说，这是因为人应该做善事，而不应该做坏事。对这个答案，我愤愤然，凭什么人就应该做善事！而且，好事坏事，这个标准是他妈的谁定下的，他凭什么？

是呀，凭什么呢？两个涉世未深的少年郎，走进北图的第一天，就于无意间踏入了人类的一块最玄奥、最空灵的精神领地——宗教与信仰问题。

这以后，赵群和我天各一方，再未有机会晤面，但天各一方的我们却一直在这个高贵的领地里游荡，上下求索，即使碰得灰头土脸，仍孜孜以求地苦寻着终极答案。赵群甚至为此付出了七年牢狱的代价。一个少年，与人谈论信仰，却被人当成大逆不道的重案而向当局告密，赵群与告密者，究竟是谁做下了善事？那个年代，空谈政治成了时尚，赵群那时是不谈政治而只谈理想的，谈理想而不许，难道仅仅因为我们是“二流甲”的弟子，不配高尚，高尚即逾矩、即犯规？

据我猜测，知道北图秘密开馆的，绝不会超过两千人，否则争夺入馆权的角斗会更加残酷。阅览室一共只有 233 个座位，早八时开馆前，北图门前上千人的长队蜿蜒曲折地一直延伸到北海大桥上。排在前面的人拿到座位号进入馆内，后面的人只能在馆外耐心等待，里面有人中途退场才能补缺进去。晚六时闭馆，有一次我在闭馆前一小时提前出来，出阅览室大门后竟吓了我一跳，馆外，竟然仍有几百人排着长队在等候入馆。就为了这一个小时





的阅读，在北京严冬的寒风中竟苦苦等待了整整一天。

为了拿到入馆的牌号，赵群和我轮流起早去占位，最初是凌晨五点，后来必须在午夜刚过就得赶去排队。北京人的陋习，只要有排队就有加塞儿，有时明明占位很靠前了，天一亮，呼隆隆地一群一伙的人就都理直气壮地挤到了你前面。有一次，轮到我和赵群时，恰好只剩下了最后一个牌号，赵群推托自己还有事要做，把牌号让给了我。但当我借好要读的书，偶一抬头，透过窗户正好看见了赵群。他神态平和地排在候补入馆长队的最前面。那一天，始终没有一个人中途退场，赵群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才悄然离去。而在他离去之前，我心态浮躁，始终无法定下心来读书。

这以后，再去北图门前排队时，我都在腰间掖上一把锋利的刀子，以暴力手段捍卫斯文权利。赵群讥讽说，这充分证明了人性源于兽性。

每天读十个小时的书，中午有片刻的休息，吃一点儿自带的干粮，喝几口水。偶尔，几个邻座之间小声说几句话，下一盘棋。那时，在北图读书的人中间盛行玩一些哲学小游戏。这些游戏看似荒诞轻松，实则严肃而又十分危险。我曾接到不知是谁传过来的一张纸条，上面是一道哲学谜语：盲人骑瞎马，从悬崖上坠落。人与马，谁之过？我苦思无解，问赵群；他神色凝重，却一言不发。二十年以后，我在写作《第三只眼睛看中国》，重新审视“文革”的历史时，突然又想起了这个谜语。从“文革”的发生及以后的发展过程来看，如果认真追究领袖和民众应负的责任，我想，再也没有比“盲人瞎马”的比喻更准确的品评定位了。

北图开馆只持续了大约半年时间。1968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在北图紧闭的大门前，面对那张闭馆通知，我和赵群默默地站了很久。后来我们走着回学校，在龙头井的一个小饭馆里吃了最后





一顿饭。那天，赵群话不多，却破例喝了不少酒。喝了酒的赵群给了我一个最后的告诫，不要走文学创作之路。

为什么，我问他。

赵群伸出五个手指，郑重地对我说：从现在起的五十年之内，中国将没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立足之地。先是空想和浪漫，后是庸俗和鄙琐，中国就是不需要批判。因此，与其不能说真话，不如不说。

我说，宁为有闻而死，不为无闻而生。我不能不说真话地活着。

他默然。

以后，我和赵群又见过一两面，见面再无话可说。再以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为生存为命运而各自苦斗去了。三十年后，我写了《天伤》、《天祭》、《天爵》和《地魂》系列小说，赵群也终于拿出了自己的现实主义力作《布罗肯幽灵》。我以为，这是我们对自我始终坚守的信念的一个交代，也是我们对“文革”中北图秘密开馆这件善事的一个回报。

王 山





目 录

第 一 章	血染的风衣	1
第 二 章	陶芭蕾	37
第 三 章	女人的味道	69
第 四 章	“文革”残梦	93
第 五 章	二号库里的秘密	121
第 六 章	黑白经纬	151
第 七 章	卧底的小海猫	185
第 八 章	反物质世界	227
第 九 章	落花有恨	275
第 十 章	转折	305
第十一章	完美犯罪哲学	343





第十二章 北方狐的踪迹	379
第十三章 影子武士	387
走向第二部	417
后 记	419



布 罗 肯 幽 灵

——知青曼陀罗第一部

BU LUO KEN YOU LING

第一章

血染的风衣



1986年4月8日星期二，日本东京。

一场淅淅沥沥的闹春小雨，从中午起就下个不停，把东京市内刚刚绽放出娇瓣的樱花，从头到脚都轻柔地冲洗一遍，给这座妩媚妖艳的城市带来了不可多得的馨香。

罗新宇，日本明光产业公司的一名职员，不久前刚刚从北京调到总公司工作的年轻人，掐着表，晚7点40分整，一步出藤园山宿舍楼的大门，就一路小跑着奔向了船桥电车站。八分钟后，只见他在站前厅的检票口处晃动了一下月票，随之亦匆匆地沿着导流护栏挤进了站台，接着一个箭步跨上了正要关门向西行驶的总武线快车。

罗新宇今年三十四岁，身高一米七二，体重七十三点五公斤，很像是这列快车的自动关门“传感器”，随着他的后腿收进车厢内的瞬间，车门也发出轻“吻”之声，将他吸了进去。尔后，他轻灵地踩着电车启动时发出的渐变节律，走到一处车厢通道口旁边的扶手处，站稳脚跟，这才嘘出一口舒心长气。





他要在晚 8 点 30 分前，赶到真满宫饭店去会见一位“偶像”级的老朋友郑美芳，现在的日本名字叫“井内美芳”，也是那座饭店的老板娘，他们已经足足有二十多年未见面了。

昨天上午，罗新宇接到两份用大信封塞得满满的邮件。一份是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日前在横滨健康事业促进团打工的巴长江发来的，说又帮他找到了一份业余翻译工作，每翻译一千字付稿酬四千日元，并将一篇足有几十页的医学论文交给了他。这对于带着“淘金”、“镀金”的初衷而来日本的他，无疑是个难得的赚钱机会。他掂量了一下，“嘿嘿”地偷着乐起来，看来最多四个晚上，每晚只要花上四个小时，就能轻松地赚到四万日元！呜呼，善哉，真是美差！

另一份是恩师姜晚成老先生从北京发来的，也是沉甸甸的一叠，而且大部分都是复印件。令他吃惊的是，内容居然都是围绕着“井内美芳”的报道和记事。姜老虽说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仍然担任着《商海印书馆》的副总编，并且还兼任着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罗新宇就是在大学期间，听过姜老的几次讲座后，颇受启迪，于是才每星期都要抽出一个半天去姜老家中讨教的。这么一来，久而久之，最擅长拍老者马屁的他，也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姜老的“关门弟子”。姜老在信中说，他无意之中发现了一篇有关日本真满宫饭店和郑美芳近况的文章，由于记起罗新宇当年与郑美芳还曾有过一段“蹇脚恋”，于是就特地将那篇文章和一些他所能搜集到的资料，都复印下来寄给了罗新宇。这个“大熊猫”，不仅记忆力蛮好，还满可爱、满认真地叫人受不了！

郑美芳 1948 年出生于上海。当她还在襁褓中啼哭的时候，父亲就被蒋介石的军统局以“汉奸罪、通匪罪”抓捕起来。当年的上海《大公报》曾因此而描述过其生父袁克兢，说袁氏是个“不学而





神通，神通而广大”的江南商人。其母原姓宫崎，名澄子，出身于日本北九州的一个“武士”世家。在其夫被抓捕期间，曾苦心积虑地奔走斡旋、倾囊求救，甚至不惜为此而向一位国民党“要员”献了身。孰知那位“要员”既喜欢金钱美女，又不失“党国原则”，最后还是在纪念“九·一八”国耻日的那天，让袁克兢上了绞刑架，并没收了袁氏全部财产。接着，祸不单行，就在澄子荡尽家私料理丈夫后事之际，留守的保姆一看大势已去，也落井下石，先将小美芳卖给了人贩子，然后将家中的所有“细软”搜刮一空，不辞而别……

1948年的深秋，澄子在千方百计寻觅女儿无果且又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几乎沦落为街头乞丐，最后只好心中埋下了失去丈夫、女儿的怨恨和遗憾，悲凄地随着遣送日本难民的货轮回国。

从此以后，小美芳被几经辗转倒手，不过最后还算幸运，被卖到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一个无儿无女的郑氏教师家庭。由于她天资聪慧和养父、养母的精心培养，1964年，未满十七周岁的她从少年体校乒乓球班脱颖而出，一跃而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省级乒乓球运动员，并多次被选送到北京参加国家青年队的集训。

1965年，郑美芳随黑龙江省体协代表队，来到东京参加国际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可以说是命运宿星的又一次意外安排吧，对来自中国的任何消息、线索都不放过的澄子（此时已再嫁于日本参议院议员井内宽，并生有一子），竟然凭借着冥冥的灵感和“山口组”的私家侦探，将女儿辨认了出来。没过两天，郑美芳就在一起精心策划的“绑架”案中失踪了。当年的这起“绑架乎？叛逃乎”的事件，在两国的小报上被炒得沸沸扬扬，足足过了半年有余才销声匿迹。

1980年，已经拥有了日本国籍的井内美芳，与好友、女作家





川上洋子的思路不谋而合，做出了震惊日本旅游业的大手笔，将家族不动产之一的“真满宫饭店”重新装修，以“爱情主题大饭店”为概念进行商业策划和炒作，再由川上洋子每个月撰写一篇题为“女体蕊香”的连载小说，登载在《宝石文艺》月刊上。

作家在小说中塑造的，是一个名叫“黑木静子”的专攻世界文学史的女大学生，被饭店里独特的艺术氛围深深地吸引住了。原来，饭店里共有二百九十九套客房，每套客房都代表了一部世界文学名著。客房内不仅摆放有该名著的精装本，相关的背景资料，还有由漫画家用妙笔勾勒出的名著主题和爱情场景的漫画，让年轻人无需浪费时间，无需通过大块大块的文字描写，就能够一目了然地对文学名著进行理解、寻绎和碰撞，并由此而开创了日本漫画界的新纪元。

接着作家大胆地剖析了“黑木静子”的精神世界，巧妙地杜撰出她在二百九十九间客房中，不停顿地扮演着多重性格的女主角，纵情地与社会上方方面的名流、成功人士、英姿万态的男子去云雨施爱的新故事。

“黑木静子”感怀不尽地把这二百九十九套房间，都称之为她的“梦幻小屋”，每个小屋里都装满了她罗曼罗兰式的爱情诗篇。于是“真满宫饭店”就成了男人猎艳、女人傍大款的“爱情主题大饭店”，只要你光临到此，就会有“知心人”出现，就会有“刻骨铭心”的艳遇，就会有“神秘人物”伸出慷慨之手，把急于成名的花季少女一夜之间捧为明星，送上歌坛、影视圈，并且还会把这些故事改编成电视散文加以大肆渲染……

这样一来，小说和电视散文前后呼应着一出台，煞是让日本的年轻一代备感新意，纷纷来到“爱情主题大饭店”，仿效着小说中的情节去体味一番。于是乎，“真满宫饭店”的名声大震，不仅





客房出租率直线攀升、常常爆满，就连庭院内也参参差差地搭起了一些“鲜桃状”、“乳房状”、“松茸状”的充气帐篷，供慕名而来的情侣们下榻，继之鼓励他们在电视散文的情调中，去完成各种状态下的性爱高潮和幻爱意境……

姜晚成老先生拜读到的那篇有关郑美芳近况的文章，正是出自于原井内宽的秘书，现任日本东邦物产公司驻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久我太郎之手。原来，姜老与井内宽，还有日本前阁僚大臣渡边美智雄，明光产业前社长大仓德治（也是罗新宇父亲当年的中学同学），都是日本一桥大学出身的同窗好友。怪不得姜老先生要站在父辈的立场上，把弟子的“偶像情人”的近况整理出来，通通寄给了罗新宇。

接到老师来信后的中午，罗新宇就迫不及待地拨通了真满宫饭店总经理办公室的电话，刚好井内美芳在。说实话，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井内的记忆力也居然是那样的好，还没有容得上忐忑不安的他说出第二句寒暄的话来，那边的“郑美芳”已经惊讶、兴奋之余，连珠炮似地嚷叫起来。

“啊呀呀——！你就是那个、那个曾陪我练过球、游过泳、吃西餐、爬上香山看红叶的那个那个‘小萝卜头’对吗？记得，当然记得！你是我的‘第一次’吗，怎么忘得掉呢？真想死我了！哎，你不是叫罗心宁吗？怎么又改名叫罗新宇了呢？屈指一数，已经二十多年没见了啊，你过得怎么样？还好吗？赶快跟姐姐说说，你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喔，应该有三十出头了对吧？对了对了，让我算算，那年你——十三岁，呀，今年三十四了啊！哈哈，当年的小老鼠萝卜（日语水萝卜的意思），现在一定长成大根（日语大萝卜的意思）壮萝卜了吧！哦，对不起，姐姐总是这样一兴奋，就开始天真无邪地说蠢话了，你可别在意啊，好吗？就像……”

